

云游漫记

钟情山水的人,西湖的湖光山色,定然
会让他沉迷其中;喜好茶的人,西湖的茶
园茶韵,亦会使之陶醉万分。我是个爱茶
之人,西湖的狮峰、龙井、云栖、虎跑、梅家
坞等茶山,早已多次亲近,对那片颇具神
秘色彩、隐匿于狮峰山麓的十八棵御茶,
更是心心念念,三度寻访。

我是循着苏轼“白云峰下两枪新,赋绿
长鲜谷雨春”的诗句,伴着九溪十八涧的
泉水叮咚声,开始这场探寻西湖茶韵与山
色之旅的。一入龙井村,山间的景色分
外清幽,一户户人家,蜿蜒陡峭的山路,
在茂密的树林中时隐时现。转过几道山弯,
沿僻静的乾隆御道走去,越往上空气愈发
清新,那丝丝缕缕的茶香,若有若无地萦
绕在鼻尖,宛如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牵引
着我,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揭开那十八棵御茶的神秘面纱。
走了十来分钟,眼前豁然开朗,一泓碧水忽映眼帘,水畔一方
石栏,围护着一簇古茶树,它们像遗世的老者,默立在山风与
流云间。这便是乾隆御封的十八棵御茶了,亦是西湖龙井的
灵魂所在。

茶园不大,却正宜近赏,茶树不高,但枝丫旁逸斜出,主
干如虬龙盘曲,新芽却嫩得能掐出水来。茶园的石缝间,几
株宋代梅树的枝枝点缀其间,与茶树根脉交错;茶园两旁,
一边是山涧溪水蜿蜒流淌,一边是老龙井泉眼汩汩涌冒。山涧
水汽、泉井白雾与山中岚烟,像一层白色纱幔笼罩着整个茶
园,让十八棵御茶恰似一首悠扬的古典、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散发出质朴而神秘的魅力。

缓缓走近十八棵御茶,手指从乾隆皇帝题写的“十八



龙井
访古茶

杨建

“石碑滑过,感受到的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厚重,是一位帝
王对龙井茶的痴迷;掌心轻轻从嫩绿的芽尖抚过,感觉宛如
细毛摩挲皮肤,传来一丝温润的痒意。此时,阳光透过雾气
落在茶树上,那微微上翘如雀舌轻扬的芽尖,泛着油亮的光
泽,透着鲜嫩的灵动。凑近细细观看,叶脉清晰得像一张细
密的网,似乎能看见正悄悄输送着雾露与土壤的养分;闭上
眼睛,深深吸一口气,那带着晨露气息的茶香沁人心脾,
感觉整个身心,已与这茶园融为一体。

当年,北宋高僧辩才法师归隐龙井后,带领弟子开山种
茶,将茶树从灵隐寺一带引入龙井狮峰山,从此,龙井茶香
在此袅袅升起,茶香氤氲着禅意,茶禅一味;当年,诗神苏东
坡,迷恋龙井的茶韵山色,常与众友品茗论诗,赋有“从来佳
茗似佳人”名句。从此,龙井茶味里便浸润着诗意,茶诗并

煮;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亲临龙井,
对那清香四溢的龙井茶赞不绝口,将狮峰山
下的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从此,十八棵御
茶就成了西湖龙井皇封上的明珠,位列中国绿
茶之巅。

这个由辩才种过、苏轼赞过、乾隆采过的
茶园,是由茶韵、禅意、山光、水色交融而成
的沉静秘境。茶园右边,苏东坡题写的“老龙井”
泉,水质依然清澈甘冽,终年不涸,用龙井泉
水泡龙井茶叶,绝妙的滋味便尽显无遗。茶
园上方几步之隔,是宋代广福院遗址,茶园庙
宇,烟火禅心,在此采茶是劳作,也是修行;
在此喝茶是解渴,也能悟道。继续山间漫步,
可见掩映于茶园古木间的胡公祠。胡公是毛
泽东同志曾赞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北
宋名臣胡则,“一杯清茶,两袖清风”,正是
胡则清廉勤政一生的写照。

在此地观景,层层叠叠,沿山坡蜿蜒的茶
田,如绿毯铺展,缭绕其间的雾气,与蓝天白
云、西湖波光相映成趣。在此处品茶,西湖
龙井淡而远、香而清的独特品质里,似乎也
多了一份“清正”的韵味。

十八棵御茶,这抹绿色穿越三百多年时
光,依然清香如初。归途时,我从御茶阁带
走一包龙井茶,回到家中用玻璃杯冲泡上,
顿时,陋室里香气如兰,茶香绕袖。望着在
杯中沉浮的茶叶,我似乎看到辩才法师种茶
时飘逸的袈裟,看见乾隆帝品茶时满足而
陶醉的神情;在袅袅的茶香里,似乎还闻到
一缕苏东坡题字时的墨香……

(作者单位:浙江公司)



短章轶趣

漆剥落成斑驳的星子。

第二天面馆歇业。老陈头把卤锅搬进里
屋,八仙桌上摊着祖传的食谱。泛黄的纸页
上“甘草三片”四个字被油渍渍得模糊,他
这才想起父亲临终前咳嗽着说的“莫要……
使尽……”窗外的桂花簌簌落在碗台里,
混着陈年老醋研开墨,补全了那道被油污
遮盖的配方。花狸猫蹲在瓦当上舔爪,看
着老头把新调的卤料包系上红绳,在祖宗
牌位前磕了三个响头。

新卤出锅那日,头锅面端给了张面匠。琥
珀色的汤汁裹着银丝,七分卤汁映着天光,
碗底沉着几缕金黄的姜丝。老主顾们惊觉
往日压舌的浓香变得绵长,像是春溪漫过
鹅卵石,后劲里泛着淡淡的回甘。药铺学
徒趴在柜台上写方子,忽然抬头抽了抽鼻
子:“师父,今日的当归格外香哩。”这就
对喽!”张面匠把面汤喝得簌簌响,缺了
牙的嘴角漏风:“当年御膳房做醒酒汤,
非得在丁香里掺陈皮;宫里娘娘吃的胭脂
鹅脯,也得拿梅子汁压腥气。”他敲着豁
口的碗沿,油星子溅到羊皮袄上:“陈老
偏,你可晓得这做人和炖卤子是一个理?”

檐角的铁马“叮”地撞出声响。老陈头
望着灶台上那包甘草,忽然想起父亲擀面
时总在案板边留寸空地——说是给面筋
歇口气。后院新栽的桂树苗在风里摇晃,
嫩叶上凝着晨露,倒是撒了层细盐。

寒来暑往,面馆里的铜勺声又热闹起
来。只是那卤香不再霸道地往人鼻子里
钻,倒像长了脚似的,顺着街坊的裤腿爬
上心头。药铺掌柜发现来买消食丸的少
了,井台边打水的婆子却多了——都说
老陈头的面汤润喉,喝完整日舌底生津。
卖糖人的老赵头新捏了组糖人:两个白
胡子老头对坐吃面,中间的铜勺弯成个
月牙。

二十年后再路过面馆,檐下铁马依旧
叮当。跑堂的还是虎头虎脑的小伙子,
盛卤时铜勺总在锅沿轻叩三下。有外乡
客不解地问,小伙计指着墙上新裱的条幅
笑:“七分满,三分让,面汤才能喝到
见底哩。”条幅底下,老陈头常坐的竹
椅空着,唯有穿堂风卷着面香,在“七
分让”三个大字间悠悠地打转。

后厨梁上悬着个褪色的卤料包,甘草
与八角香气经年缠绕,竟在麻布上洇出
个太极纹。花狸猫的曾孙趴在灶台边
打盹,尾巴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青
砖地。镇东土地庙的老道爷祝说,每逢
雨夜便能听见两个老头拌嘴。一个说
“卤子就该香得勾魂”,另一个笑“不
如留三分给人回魂”。叮叮当当的铜
勺声混着雨水打着青瓦,渐渐都化在晨
雾里。

寻常日子里,总有个戴瓜皮帽的后生
常来店里。他把新采的甘草轻轻放在祖
宗牌位前,青烟袅袅之间,隐约见牌位
金漆重描的“陈”字旁边,多出个“
张”字的淡影。屋角的小鼠正悄悄探
出头,忽然被檐角铁马的响铃惊得缩
回暗处——那声音听着,倒像是铜勺
碰着青花碗。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食光慢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座城
藏一味情。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
赤峰人而言,牵肠挂肚的,从
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枚小小
的对夹。

这枚小小的对夹,自有其沉
甸甸的分量,它诞生于百年前的
匠人。1917年,河北匠人苏文
玉、苏德标父子落脚赤峰,融哈
达火烧之筋道与宫廷熏肉之醇
厚,以小米面混猪油擦酥,经反
复擀叠,炭火烘烤,横切对开,夹
入熏肉,终成外酥里嫩、香而不
腻的经典。从老城头道街的“复
生隆”到今日街头巷尾的氩氩香
气,对夹历经百年传承,早已成
为赤峰响亮的美食名片。它的
香,连名人都为之驻足。作家
马伯庸登央视《中国味道》,举
着对夹动情地说:“这就是刻在
基因里的家乡”;学者蒙曼在文
化访谈里解读,它是游牧与农耕
饮食融合的活化石。一枚对夹,
既能登大雅之堂,也能入寻常巷
陌,承载着一座城的骄傲与温
情。

然而,在我心中,对夹珍贵的不止这些,
而是它承载的、流淌不息的人间情
长。我与它的缘分,始于清贫却温
馨的童年。那时日子拮据,一枚
对夹便是奢侈的念想。犹记有一
天,母亲下班归来,神秘地从怀
中掏出一个报纸包裹的小纸包,
打开后一个月牙形的金黄面饼
静静躺着,酥皮轻碰即簌簌落
屑,熏肉的浓香瞬间盈满小屋。
家里六口人,谁也舍不得独享,
母亲小心翼翼将其均分六份,
每人一小角,捧在手心如捧珍
宝。我小口咬下,酥皮在齿间
碎裂的轻响与肉香在舌尖弥漫
的回味交织,那是此生尝过最
好吃的食物。望着母亲带着笑
意的眼睛,年幼的我悄悄许愿:
长大后定要日日有对夹,让全
家都吃得满心满意。岁月流
转,生活渐渐宽裕,对夹唾手
可得,可不知为何,童年那一
角对夹的滋味,竟再也寻不回。
此后方悟,我怀念的岂止是味
道?更是那段一家人围坐、苦
中作乐的时光,是母亲分食时
掌心的温度,是少年心无旁
骛的简单欢喜。对夹于我,早
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了家的代
名词。

人到中年,思念便添了牵挂的
重量。儿子远在成都工作,念
想的亦是这故乡。一次探望,
我特意打包十个刚出炉的对
夹,裹得严严实实塞进行囊,
千里辗转,唯恐酥皮受损、香
气逸散。推开房门,我将这份
美食递到他面前。包装开启的
刹那,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
儿子先是怔住,随即眼中迸发
光彩,惊喜与感动漫上眼底,
眼眶微微泛红。他知道,这十
个对夹,是跨越千里的距离,
是父母赋予日常的无声惦念,
是从小到大的刻在记忆深处
的印记。一枚对夹,无需言语,
便将相隔万水千山的亲情紧
紧系牢。原来,对夹是会“走
路”的,它从内蒙古的草原出
发,走进千里之外的天府之
国;从我的童年走到儿子的青
年;从母亲温热的手心,传到
我的掌心,再交到孩子的手中。
如今漫步赤峰街头,对夹铺
子林立,热气腾腾,香气袅袅,
它早已走出塞外,名扬四方。
但在我的眼中,它弥足珍贵,
始终是那藏在层层酥皮之下
的人间至味。它见证赤峰烟
火变迁,承载一代代人的记
忆,温暖过清贫岁月,慰藉
过漂泊游子。一枚对夹,千
层酥皮,裹着岁月痕迹,裹着
家人温情,裹着一城乡愁。它
是我童年的向往,成长的羁绊,
更是为人父母后递给孩子朴
素的牵挂。无论行至何方,
只要那熟悉的酥香萦绕鼻端,
便知心之所安处,即是脉脉
含情的故乡。

(作者单位:平庄矿业老公营子矿)

对夹情

刘井林

说文解字



【解字】

雇:甲骨文“雇”字以“户”为意符,以“户”为声符。本为鸟的名称。《说文解字》:“雇,九雇,农桑候鸟。”卜辞中用作地名。在六书中属于形声。



【解字】

霍:甲骨文“霍”字由“雨”,以及一个或三个“隹”组成。一说像群鸟在雨中疾飞,其声来得快去得也快,表示“迅疾”之意。卜辞中用作地名。在六书中属于会意。

(据学习强国)

旧物志

藏在旧物里的
家风印记



毕斌斌

老屋阁楼的旧木箱,在昏暗中泛着温润的木光。箱锁早已锈迹斑斑,轻轻一扣便应声而开,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唯有三件寻常旧物静静安放——一把浸着岁月木香的木工刨子,一沓用红线捆扎的泛黄信封,还有一本边角磨白、字迹工整的家用账本。指尖抚过那些被时光浸润得光滑的物件,祖父的刨花、父亲的灯影、母亲的笔迹,便顺着木纹与墨痕,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那把刨子是祖父的宝贝。木柄被常年紧握的手掌磨得锃亮,泛着温润的柔光,仿佛还残留着他掌心的温度。刨刀虽蒙着一层薄锈,刀口却依旧锋利,轻轻一碰便能感受到凛冽的锋芒。母亲总说,祖父做木匠时,是村里出了名的“死心眼”,最较真“榫卯严丝合缝”四个字。有回徒弟赶工,榫头差了半分便想蒙混过关,祖父一眼识破,拿起锤子就把刚装好的木架敲散,沉声道:“木头有木头的性子,你糊弄它一寸,它早晚还你一尺的松动。”徒弟红着脸返工,祖父在一旁守到深夜,手把手教他校准尺寸。最让人难忘的,是三十多年前给村小学打课桌椅的事。那时村里经费紧张,木料都是凑来的,祖父带着徒弟们日夜赶工。验收前一晚,他逐件检查,发现一张课桌的横枋略有微弯,肉眼几乎难以察觉,完全不影响使用。可祖父却皱起眉头,连夜点燃煤油灯,把横枋拆下来重新打磨。昏黄的灯光映着他佝偻的背影,他眯着眼顺着木纹细细摩挲,时而用刨子轻轻推送,木屑如卷云般簌簌落下,混着清润的木香飘满小屋。天快亮时,新的横枋终于装好了,祖父用手轻轻敲击桌面,听到那声结实的“笃笃”声,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村小学的老师特意上门道谢,说那批课桌椅用了二十年,依旧稳固如新。

那沓信封里,藏着父亲十五年未曾间断的善意。最早的一张汇款回执,日期定格在三十年前的深秋,收款人是邻村一个叫“李建国”的陌生名字。母亲轻声道:“那年他在地建筑工地上打工,李建国是他的工友,两人同住一个工棚,情同兄弟。”谁知一场意外,工友在工地受伤,腰椎受损伤落了残疾,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塌了,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日子过得举步维艰。父亲得知后,没跟家里商量,便决定每月给李家寄五十元。母亲说,那些年父亲每次寄钱,都要在工棚昏黄的灯泡下反复核对地址和金额,笔尖在汇款单上顿了又顿,生怕写错一个字。有一年春节前,工地拖欠工资,父亲手里只剩寥寥几百元,依旧先去邮局寄了五十元,自己只买了一张车票回家,一路上啃着干硬的馒头。这一寄,就是十五年,直到工友的儿子考上大学,能挣钱养家,专程带着礼品上门道谢,我们才知道父亲这些年的默默付出。他只是挠挠头,笑着说:“人活一世,炭火要烧得旺,就得先舍得添柴。”

木箱最底层,是母亲的家用账本。深蓝色的封皮已经褪色,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却条理分明,既记着柴米油盐的琐碎支出,也藏着不动声色的温暖。我翻到中间一页,看到一则寒冬里的记录:“1998年12月15日,特别支出:邻家孩子学费,三十元。”母亲说,那年邻家大娘重病住院,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孩子的学费凑不出来,急得直哭。母亲看在眼里,悄悄把自己攒了半年、准备买新棉袄的钱拿了出来。我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冷,母亲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磨出了细密的毛边,寒风一吹就就往里灌。我问她为什么不买新的,她只是笑着说:“旧袄还能穿,孩子的学费可不能耽误。”账本的最后,母亲用娟秀的字迹写下这样一行话:“日子要细水长流,但温暖要及时送达。”下面还画了个小小的太阳,虽简单却透着暖意。

合上木箱,夕阳的余晖透过阁楼的窗棂,温柔地洒在箱面上,给那些旧物镀上了一层金边。我终于懂得,最好的家风从不在生硬的训诫里,而在祖父刨刨花飞舞的坚守中,在父亲汇款单上的善意里,在母亲账本里的温暖中。这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执着与善良,如星火般代代相传,既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也温暖了往后漫长的人生。如今,我也学着祖父那般认真对待工作,学着父亲那般善良帮助他人,学着母亲那般细心善待生活——这无声的家风,早已融入血脉,成为我们最珍贵的传承。

(作者单位:内蒙古西来峰公司)